

文脉不褪色，读懂上海马路的底蕴

城市街巷不只是通行脉络，更是承载记忆的情感归处。因有人扎根相守、伏案书写，过往才不会随时光消散。淮海路承载作家马尚龙半生成长与思索，一纸书稿写尽公寓文化与市井温情；新华路藏满百

年洋房旧事，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副教授周培元徒步寻访，以行走打捞建筑人文碎片。两条马路，两份坚守，以热爱记下街区过往，让城市烟火与历史风貌长久留存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◆记者 曹儒屹

寄情淮海路，书写半生情愫

在上海绵长的城市脉络里，淮海路从来不止是一条繁华商业街，更是无数老上海人镌刻记忆的精神故土。作家马尚龙在此居住四十七载，数十年沉淀的生活情愫，悉数化作文字落于他的新书《淮海路上》之中。这条马路，早已与他的人生和创作融为一体。

“长久以来，上海人有一个共识：南京路是全国人民的南京路，淮海路是上海人民的淮海路。”聊起淮海路，马尚龙常会提起这句话。为何淮海路会成为上海人心中专属的精神地标？经过多年行走观察，马尚龙找到了藏在街边楼宇里的答案——街区成片分布的老式公寓，塑造了淮海路独有的城市气质。

在马尚龙对淮海路的划分逻辑里，淮海东路、淮海中路、淮海西路三段气质截然不同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淮海东路早年周边遍布坟地，沿街多是香烛商铺，业态始终难以形成规模；淮海西路旧称弄敦路，1925年方才成型，开发比中路晚十年，又恰逢战乱，早年住在淮海中路的本地人几乎不会踏足此处。唯有淮海中路，才是老上海认知里真正意义上的“淮海路”。自东向西，培文公寓、登云公寓沿街排布，长乐路、茂名路、陕西路、南昌路等支马路连片分布老公寓，这里是上海老式公寓最为密集的片区。

淮海路上老式公寓与中式弄堂、石库门交错相依，街弄间藏着鲜活的日常：巴金、秦怡常去光顾的紫罗兰美发厅；定格一代人像的人民照相馆；承载儿时甜味的哈尔滨食品厂的登山蛋糕……一间间街头小店，填满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所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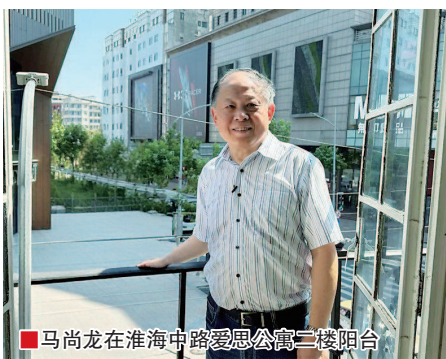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20年代的淮海路公寓里，多住着艺术家、作家、医生、教授等高知群体。他们拥有稳定体面的收入、深厚的文化修养与极强的自我约束力，是普通市民看得见、可向往追赶的生活范本。周边石库

门居民虽居住条件简陋，却以公寓住户的生活方式为努力目标，家长常会对孩子说：“你好好学习，将来也能住进这样的公寓。”南京路周边六合路、天津路多旧式平房，居住在此的劳动者，同样向往淮海路公寓里体面克制的生活姿态。公寓居民的言行举止、生活审美慢慢向外辐射，沉淀为独属于上海市民的生活秩序。马尚龙认为，这正是“淮海路属于上海人”的核心缘由。

塑造淮海路精神内核的，是老式公寓独特的建筑空间结构，由此衍生出深入城市肌理的公寓文化，也造就了上海人标志性的分寸感与边界意识。马尚龙提到，淮海路上独栋公寓采用“树状分流”入户模式：多个出入口分散住户人流，从街道到楼栋、再到楼层，人群逐层分流，每户都拥有独立私密的居家空间。楼道属于公共区域，家门以内是完整私人领域，建筑空间天然划分出公私边界。

这种建筑形态，催生了温和克制、保有距离的邻里关系：邻里之间互不打扰，不会随意登门拜访，少有激烈冲突；遇上难处，人们更习惯优先寻求社区、公共服务渠道帮扶。公寓孕育的边界感，逐步演变为上海人独有的处事方式。“如今办公室隔间、公共场合自觉保持社交距离，都是公寓文化的延伸。”马尚龙说道。这种相处模式绝非冷漠，而是现代城市文明独有的柔软温度：人们不必依靠邻里抱团取暖，成熟完善的公共社区，为每一位居民提供安稳可靠的生活支撑。马尚龙这份扎根实地走访、跳出常规史料框架的独特解读，源于他数十年从未中断的生活联结。

马尚龙在淮海中路584弄飞霞别墅长大，大半人生都在此度过。他居住在飞霞别墅1号4楼，朝西朝北的晒台视野开阔，整条584弄乃至远处的淮海路都尽收眼底。邻里的日常作息、



■马尚龙在淮海中路爱思公寓二楼阳台

长辈间的人情往来、少年玩伴的嬉笑打闹，甚至弄堂里情侣含蓄的相处点滴，都被他看在眼里。日复一日的观察与思考，无意间让他养成了透过表象挖掘内核的思维习惯。这份少年时期练就的观察功底，成为他日后书写上海、解读淮海路的核心能力。

为完成这部书稿，马尚龙耗时一年半打磨内容：前半年伏案梳理史料，剩余时间反复徒步穿行于整条淮海路。一个春雨绵绵的工作日，他站在妇女用品商店旁天桥上环顾远眺，道路两侧景象迥然不同：重庆南路以东老建筑大多已拆除，以西成片历史公寓完整保留。恍惚间，电影《似是故人来》的画面涌上心头，他心生感慨：自己见证了淮海路数十年的变迁，是这条马路的故人；承载半生记忆的淮海路，亦是他一辈子的故人。正如马尚龙的友人评价，《淮海路上》是他“写给淮海路的一封信”。漫长岁月里，人与马路彼此相伴，共同珍藏无数细碎温暖的往事。

2003年，马尚龙搬离飞霞别墅，物理距离上与淮海路渐行渐远，精神层面却愈发贴近这片故土。多年来，他一边伏案写作，一边参与各类淮海路相关文化活动。2020年末，他在淮海路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举办讲座与签售会，特意邀请阔别20年的飞霞别墅老邻居到场。昔日邻里久别重逢，没有喧闹的寒暄，一句质朴的“阿龙”，便让他红了眼眶，仿佛瞬间回到年少时的弄堂时光。

如今的淮海路，在居住配套、潮流风尚上已不再是城市标杆，但这条马路独有的气质与底色从未改变。马尚龙相信，那些刻在建筑、街巷、日常烟火里的过往，不会随店铺更迭、楼宇翻新消散。淮海路公寓文化所孕育的上海人体面、守序、懂分寸的处事风格，早已深深融入上海整座城市的精神底色之中。

漫步新华路，邂逅建筑之美

在上海长宁区，新华路藏在连绵的梧桐浓荫里。它不仅是万国建筑的露天博物馆，更留存着众多近代名人足迹，凭借独特风貌被誉为“上海第一花园马路”。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副教授、上海首批“建筑可阅读”宣传大使周培元，十余年来依托 Citywalk 人文行走项目，沿着街巷寻访往事，以老建筑为媒介，结识各行各业的同路人，书写马路与人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。

周培元与上海老建筑的缘分，始于一份热爱，成于一场公益。受从事基建工作的父亲影响，他自幼喜爱绘画与建筑，后来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，在校期间写生作品成功刊登于专业刊物《水彩》，坚定了他对建筑的热爱。一次读书会上，周培元分享了有关建筑和艺术的书，有书友提出：“能不能由你带队，走走上海的老建筑？”以此为契机，他从江南古典园林导览起步，发起“行走上海64条永不拓宽马路”公益活动，每月抽出闲暇带队漫步在上海街巷。在众多线路中，新华路是他行走路上最珍贵的一站。这里既有英国式、德国式、西班牙式的老洋房，也藏着太多人与建筑的故事，更承载着他的私人情谊。

这份情谊，结缘于新华路上的梅泉别墅。这座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、留德建筑学博士奚福泉设计。奚福泉是上海轻工业设计院创始人之一，设计过自由公寓、虹桥疗养院等经典建筑。十年前的一场建筑主题讲座上，周培元正在介绍奚福泉设计的莫觐清旧居，奚福泉的孙女奚敏受邀到场，奚敏是德裔混血血统，常年在自媒体撰文梳理祖辈建筑往事。听了周培元的讲座后，奚敏大为赞赏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结下十年友谊。此后，周培元在各类公开讲座中还还原奚福泉的设计生涯，并多次邀约奚敏作为特邀嘉宾，一同参与衡山路、宝庆路 Art-Deco 建筑寻访活动，与行业专家共同探讨城市更新与文脉传承。

每次探访梅泉别墅结束后，周培元都会带领探访队伍前往新华路



■周培元在介绍新华路的讲座上

365弄，在友人经营的西餐厅落脚。这片地块曾经是老旧居民区，经过同济大学团队参与城市更新改造，转型为融合休闲、艺术的新型社区空间。西餐厅还经常举办抽象艺术与香氛跨界画展，让美食、艺术、历史在社区空间落地生根，实现老旧社区的文化活化。

新华路上的哥伦比亚住宅圈，俗称“外国弄堂”，续写着另一段温暖缘分。这条由传奇建筑师郁达克规划的弄堂，建筑风格各异、名人辈出。弄堂17号房主薛安伦是无锡名门薛家后人，祖辈便是老宅初代业主。一次周培元在新华路上行走时，偶然在弄堂门口和薛安伦相遇，相谈甚欢，由此结下多年友谊。薛安伦身为职业艺术家，常年举办画展、创作衍生艺术品，亲自修缮并保护建筑风貌；周培元参与文化推广，彼此支持。依托新华路的建筑寻访，周培元不断在这条路上结识新朋友，百年弄堂不断生长出新的有趣故事。

“你年轻时很美丽，但与那时相比，我更喜欢你经历沧桑的容颜。”周培元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老建筑。通过历史建筑的游览，讲述上海故事，是他内心深处的初心和热爱。十余年行走，周培元亲眼见证新华路的蜕变：早年部分老建筑破败荒芜，经过多年微更新，沿街老建筑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科学修缮，杂乱的社区通过微更新，变得精致温暖；上海影城改造焕新，公共空间陆续对外开放。

如今的新华路业态多元鲜活，西餐厅里办艺术画展，老洋房里设冥想疗愈空间，建筑、艺术、美食、疗愈在此共生。周培元说，每个周末的集市、讲座与漫步活动，正在让新华路成为上海热门的城市微旅行目的地，也让陌生人因路相遇、因文化相知。



■周培元（正中间戴白帽子穿黑衣服者）带队漫步上海



■马尚龙（左四）和飞霞别墅老邻居在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久别重逢